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九十五至
七

詳校官中書

臣寶汝翼

主事銜

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

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

臣葉蘭

謄錄監生

臣張元任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九十五

明 賀復徵 編

序十五

賦類

兩都賦序

漢班固

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昔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大漢初定目不暇給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以興

廢絕潤色鴻業是以衆庶說豫福應尤盛白麟赤雁
芝房寶鼎之歌薦於郊廟神雀五鳳甘露黃龍之瑞以
為年紀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吾丘壽王東方
朔枚皋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
臣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大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
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
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抑亦雅
頌之亞也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

而後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且夫道有夷隆學有粗密因時而建德者不以遠近易則故皋陶歌虞奚斯頌魯同見採於孔氏列於詩書其義一也稽之上古則如彼考之漢室又如此斯事雖細然先臣之舊式國家之遺美不可闕也臣竊見海內清平朝廷無事京師修宮室浚城隍而起苑囿以備制度西土耆老咸懷怨思冀上之睠顧而盛稱長安舊制有陋洛邑之議故臣作兩都賦以極衆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云

魯靈光殿賦序

王延壽

魯靈光殿者蓋景帝程姬之子恭王餘之所立也初恭王始都下國好治宮室遂因魯僖基兆而營焉遭漢中微盜賊奔突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見隳壞而靈光歸然獨存意者豈非神明依馮支持以保漢室者也然其規矩制度上應星宿亦所以永安也予客自南鄙觀藝於魯覩斯而眙曰嗟乎詩人之興感物而作故奚斯頌僖訶其路寢而功績存乎辭德音昭乎聲物以賦顯

事以頌宣匪賦匪頌將何述焉

琴賦序

晉嵇康

余少好音聲長而翫之以為物有盛衰而此無變滋味
有厭而此不勸可以導養神氣宣和情志處窮獨而不
悶者莫近於音聲也是故反復之而不足則吟咏以肆
志吟咏之不足則寄言以廣意然八音之器歌舞之象
歷世才士並為之賦頌其體制風流莫不相襲稱其材
幹則以危苦為上賦其聲音則以悲哀為主美其感化

則以垂涕為貴麗則麗矣然未盡其理也推其所由似元不解音聲覽其旨趣亦未達禮樂之情也眾器之中琴德最優故綴敘所懷以為之賦

思舊賦序

向秀

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才嵇意遠而疎呂心曠而放其後並以事見法嵇博綜伎藝於絲竹特妙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余逝將西邁經其舊廬於時日薄虞泉寒冰淒然鄰人有吹笛者發

聲寥亮追思曩昔遊宴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

三都賦序

皇甫謐

玄晏先生曰古人稱不歌而頌謂之賦然則賦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體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伸之故文必極美觸類而長之故辭必盡麗然則美麗之文賦之作也昔之為文者非苟尚辭而已將以紐之王教本乎勸戒也自夏殷以前其文隱沒靡得而詳焉周監二代文質之體百世可知故孔子采萬國之風正雅頌之名

集而謂之詩詩人之作雜有賦體子夏序詩曰一曰風
二曰賦故知賦者古詩之流也至於戰國王道陵遲風
雅寢頓於是賢人失志詞賦作焉是以孫卿屈原之屬
遺文炳然辭義可觀存其所感咸有古詩之意皆因文
以寄其心託理以全其制賦之首也及宋玉之徒淫文
放發言過於實誇競之興體失之漸風雅之則於是乎
乖逮漢賈誼頗節之以禮自是厥後綴文之士不率典
言並務恢張其文博誕空類大者罩天地之表細者入

毫纖之內雖充車聯駟不足以載廣廈接榱不容以居也其中高者至如相如上林揚雄甘泉班固兩都張衡二京馬融廣成王生靈光初極宏侈之辭終以簡約之制煥乎有文蔚爾鱗集皆近代辭賦之偉也若夫土有常產俗有舊風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而長卿之儔過以非方之物寄以中域虛張異類託有於無祖構之士雷同影附流宕忘反非一時也曩者漢室內潰四海圯裂孫劉二氏割有交益魏武撥亂擁據函夏故作者先為

吳蜀二客盛稱其本土險阻瓌琦可以偏王而却為魏
主述其都畿弘敞豐麗奄有諸華之意言吳蜀以擒滅
比亡國而魏以交禪比唐虞既以著逆順且以為鑒戒
蓋蜀包梁岷之資吳割荆南之富魏跨中區之衍考分
次之多少計殖物之衆寡比風俗之清濁課士人之優
劣亦不可同年而語矣二國之士各沐浴所聞家自以
為我土樂人自以為我民良皆非通方之論也作者又
因客主之辭立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其物土所出可

得披圖而校體國經制可得按記而驗豈誣也哉

三都賦序

左思

蓋詩有六義焉其二曰賦揚雄曰詩人之賦麗以則班固曰賦者古詩之流也先王採焉以觀土風見綠竹猗猗則知衛地淇澳之產見在其版屋則知秦野西戎之宅故能居然而辨八方然相如賦上林而引廬橘夏熟揚雄賦甘泉而陳玉樹青蔥班固賦兩都而歎以出比目張衡賦西京而述以游海若假稱珍怪以為潤色若

斯之類匪啻於茲考之果木則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則出非其所於辭則易為藻飾於義則虛而無徵且夫玉卮無當雖寶非用侈言無驗雖麗非經而論者莫不詆訐其研精作者大氏舉為憲章積習生常有自來矣余既思摹二京而賦三都其山川城邑則稽之地圖鳥獸草木則驗之方志風謠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長者莫非其舊何則發言為詩者咏其所志也升高能賦者頌其所見也美物者貴依其本讚事者宜本其實匪本匪實

覽者奚信且夫任土作貢虞書所著辨物居方周易所
慎聊舉其一隅攝其體統歸諸訓詁焉

秋興賦序

潘岳

晉十有四年予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以太尉掾兼
虎賁中郎將寓直於散騎之省高閣連雲陽景罕曜珥
蟬冕而襲紈綺之士此焉遊處僕野人也偃息不過茅
屋茂林之下談話不過農夫田父之客攝官承乏猥廁
朝列夙興晏寢匪遑底寧譬猶池魚籠鳥有江湖山藪

之思於是染翰操紙慨然而賦於時秋也故以秋興命篇

閒居賦序

潘岳

岳嘗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書之題以巧宦之目未嘗不慨然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巧誠有之拙亦宜然顧常以為士之生也非至聖無軌微妙玄通者則必立功立事效當年之用是以資忠履信以進德修辭立誠以居業僕少竊鄉曲之譽忝司空太尉之命

所奉之主即太宰魯武公其人也舉秀才為郎逮事世祖武皇帝為河陽懷令尚書郎廷尉平令天子諒闇之際領太傅主簿府誅除名為民俄而復官除長安令遷博士未召拜親疾輒去官免自弱冠涉於知命之年八徙官而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職遷者三而已矣雖通塞有遇抑亦拙者之效也普通人和長輿之論予也固曰拙於用多稱多則吾豈敢言拙則信而有徵方今俊又在官百工惟時拙者可以絕意乎寵榮之事矣

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疾尚何能違膝下色養而屑屑從斗筭之末於是覽止足之分庶浮雲之志築室種樹逍遙自得池沼足以漁釣春稅足以代耕灌園鬻蔬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俟伏臘之費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為政也乃作閒居賦以歌事遂情焉

豪士賦序

陸機

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何則循心以為量者存乎我因物以成務者繫乎彼存乎我者隆殺止乎

其域繫乎物者豐約唯所遭遇落葉俟微風以隕而風之力蓋寡孟嘗遭雍門而泣而琴之感以末何者欲隕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繁哀響也是故苟時啓於天理盡於民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筭可以定烈士之業言遇時也故曰才不半古而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勢也歷觀古今徼一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夫以自我之量而挾非常之勲神器暉其顧盼萬

物隨其俯仰心玩居常之安耳飽從諛之說豈識功在身外任出才表者哉且好榮惡辱有生之所大期忌盈害上鬼神猶且不免人主操其常柄天下服其大節故曰天可讐乎而時有衺服荷戟立乎廟門之下援旗誓衆奮於阡陌之上況乎代主制命自下裁物者哉廣樹恩不足以敵怨勤興利不足以補害故曰代大匠斲者必傷其手且夫政由甯氏忠臣所為慷慨祭則寡人主所不久堪是以君奭鞅鞅不悅公旦之舉高平師師

側目博陸之勢而成王不遣嫌吝於懷宣帝若負芒刺
於背非其然者與嗟乎光于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
親莫昵焉登帝天位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莫至焉而
傾側顛沛僅而自全則伊生抱明允以嬰戮文子懷忠
敬而齒劍固其所也因斯以言夫以篤聖睦親如彼之
懿大德至忠如此之盛尚不能取信於人主之懷止謗
於衆多之口過此以往惡覩其可安危之理斷可識矣
又況乎饗大名以冒道家之忌運短才而易聖哲所難

者哉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見百姓之謀已則申宮警守以崇不畜之威懼萬民之不服則嚴刑峻制以賈傷心之怨然後威窮乎震主而怨形乎上下衆心日陟危機將發而方偃仰瞪眄謂足以夸世笑古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知曩勲之可矜暗成敗之有會是以事窮運盡必於顛仆風起塵合而禍至常酷也聖人忌功名之過已惡寵祿之踰量蓋為此也夫欲惡之大端賢愚所共

有而游子徇高位於生前志士思垂名於身後受生之
分唯此而已夫蓋世之業名莫大焉震主之勢位莫盛
焉率意無違欲莫順焉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盡不可
益盈難久持超然自引高揖而退則魏魏之盛仰邈前
賢洋洋之風俯冠來籍而大欲不乏於身至樂無愆乎
舊節彌效而德彌廣身愈逸而名愈劭此之不為彼之
必昧然後河海之跡堙為窮流一簣之釁積成山岳名
編凶頑之條身厭荼毒之痛豈不謬哉故聊賦焉庶使

百世少有寤云

遂志賦序

陸機

昔崔篆作詩以明道述志而馮衍又作顯志賦班固作
幽通賦皆相依倣焉張衡思玄蔡邕玄表張叔哀系此
前世之可得言者也崔氏簡而有情顯志壯而汎濫哀
系俗而時靡玄表雅而微衷思玄精練而和惠欲麗前
人而優游清典陋幽通矣班生彬彬切而不絞哀而不
怨矣崔蔡沖虛溫敏雅人之屬也馮衍抑揚頓挫怨之

徒也豈亦窮達異事而聲為情變乎予備托作者之末
聊復用心焉

思歸引序

石崇

余少有大志夸邁流俗弱冠登朝歷位二十五年五十
以事去官晚節更樂放逸篤好林藪遂肥遯於河陽別
業其制宅也却阻長堤前臨清渠柏木幾於萬株流水
周於舍下有觀閣池沼多養魚鳥家素習技頗有秦趙
之聲出則以游目弋釣為事入則有琴書之娛又好服

食咽氣志在不朽傲然有凌雲之操歛復見牽羈婆娑
於九列困於人間煩黷常思歸而永歎尋覽樂篇有思
歸引儻古人之情有同於今故制此曲此曲有絃無歌
今為作歌辭以述余懷恨時無知音者令造新聲而播
於絲竹也

遊天台山賦序

孫綽

天台山者蓋山嶽之神秀也涉海則有方丈蓬萊登陸
則有四明天台皆玄聖之所遊化靈僊之所窟宅也夫

其峻極之狀嘉祥之美窮山海之環富盡人神之壯麗
矣所以不列於五嶽闕載於常典者豈不以所立冥奧
其路幽迴或倒景於重溟或匿峰於千嶺始經魑魅之
塗卒踐無人之境舉世罕能登陟王者莫由裡祀故事
絕於常篇名標於奇紀然圖像之興豈虛也哉非夫遺
世玩道絕粒茹芝者烏能輕舉而宅之非夫遠寄冥搜
篤信通神者何肯遙想而存之余所以馳神運思晝詠
宵興俛仰之間若已再升者也方解纓絡永託茲嶺不

任吟想之至聊奮藻以散懷

歸去來兮序

陶潛

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瓶無儲粟生生所資未見其術親故多勸余為長吏脫然有懷求之靡途會有四方之事諸侯以惠愛為德家叔以余貧苦遂見用於小邑於時風波未靜心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與之情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飢凍雖切違己交病嘗從

人事皆口腹自役於是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猶望
一稔當斂裳宵逝尋程氏妹喪於武昌情在駿奔自免
去職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因事順心命篇曰歸去
來兮乙巳歲十一月也

感士不遇賦序

陶潛

昔董仲舒作士不遇賦司馬子長又為之余嘗以三餘
之日講習之暇讀其文慨然惆悵夫履信思順生人之
善行抱朴守靜君子之篤素自真風告逝大偽斯興閭

閻懈廉退之節市朝驅易進之心懷正志道之士或潛
玉於當年潔已清操之人或沒世以徒勤故夷皓有安
歸之歎三閭發已矣之哀悲夫寓形百年而瞬息已盡
立行之難而一城莫賞此古人所以染翰慷慨屢伸而
不能已者也夫導達意氣其惟文乎撫卷躊躇遂感而
賦之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九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九十六

明 賀復徵 編

序十六

以下詩類

詩品序

梁鍾嶸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咏照燭三才
暉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
感鬼神莫近於詩昔南風之辭御雲之頌厥義負矣夏

歌曰鬱陶乎予心楚謠曰名予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是五言之濫觴也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詩眇邈人世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製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揚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咏靡聞從李都尉迄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咏史質木無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為文棟劉楨王粲為其羽翼次有攀龍托鳳自致于屬車者蓋將百計彬

彬之盛大備於時矣爾後陵遲衰微迄于有晉太康中
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復興踵武前正風流未沫亦
文章之中興也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于時篇什理
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
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先是郭景純
用儻上之才變創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
然彼衆我寡未能動俗逮義熙中謝益壽斐然繼作元
嘉中有謝靈運才高詞盛富艷難蹤固已含跨劉郭陵

轅潘左故知陳思為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為輔陸機為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為輔謝客為元嘉之雄顏延年為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夫四言文約易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詞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為詳切者邪故詩有六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弘斯三義酌而

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
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詞
躋若但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
無止泊有蕪漫之累氣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
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
離羣托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
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殺氣雄邊寒客衣單孀閨淚
盡又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

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故曰詩可以羣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于詩矣故詞人作者罔不愛好今之士俗斯風熾矣纔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騫焉於是庸音雜體各各為容至使膏腴子弟恥文不逮終朝點綴分夜呻吟獨觀謂為警策衆覩終淪平鈍次有輕薄之徒笑曹劉為古拙謂鮑昭羲皇上人謝朓今古獨步而師鮑昭終不及日中市朝滿學謝朓劣得黃鳥度青枝徒

自棄於高聽無涉於文流矣觀王公搢紳之士每博論之餘何嘗不以詩為口實隨其嗜慾商確不同淄澠並泛朱紫相奪喧議競起準的無依近彭城劉士章俊賞之士疾其淆亂欲為當世詩品口陳標榜其文未遂感而作焉昔九品論人七畧裁士校以賓實誠多未值至若詩之為技較爾可知以類推之殆均博奕方今皇帝資生知之上才體沈鬱之幽思文麗日月賞究天人昔在貴遊已為稱首况八紘既掩風靡雲蒸抱玉者聯肩

握珠者踵武以瞰漢魏而不顧吞晉宋于胸中諒非農歌轅議敢致流別嶸之令錄庶周旋於閭里均之於談笑耳

河岳英靈集序

唐殷璠

序曰梁昭明太子撰文選後相效著述者十餘家咸自稱盡善高聽之士或未全許且大同至于天寶把筆者近千人除勢要及賄賂者中間灼然可尚者五分無二豈得逢詩輒贊往往盈帙蓋身後立節當無詭隨其或

詮揀不精玉石相混致令衆口銷鑠為知音所痛夫文
友神情體雅編紀者能審鑒諸體安詳所來方可定其
優劣論其取舍至如曹劉詩多直致語少切對或五字
並側或十字俱平而逸價終存然挈餅膚受之流責古
人不辨宮商詞句質素恥相師範於是攻乎異端妄為
穿鑿理則不足言常有餘都無比興但貴艷雖滿篋
笥將何用之自蕭氏以還尤增矯飾武德初微波尚在
貞觀末標格漸高景雲中頗通遠調開元十五年聲律

風骨始備矣寔由主上惡華好朴去偽徙真使海內詞人翕然遵古有周風雅再闡今日璫雖不佞竊嘗好事常願刪畧羣才贊聖朝之美爰因退迹得遂宿心粵若王維王昌齡儲光羲等三十五人皆河岳英靈也此集即以河岳英靈為稱詩一百七十首分為上下卷起甲寅終乙酉論次於序以品藻各冠於篇額如名不副實才不合道縱壓梁竇終無取焉

篋中集序

元結

元結作篋中集或問曰公所集之詩何以訂之對曰風雅不興幾及千歲溺於時者世無人哉嗚呼有名位不顯年壽不終獨無知音不見稱顯死而已矣誰云無之近世作者更相沿襲拘限聲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為辭不知喪於雅正然哉彼則指詠時物會諧絲竹與歌兒舞女生污惑之聲於私室可矣若令方直之士大雅君子聽而誦之則未見其可矣吳興沈子運獨挺于流俗之中強攘于已溺之後窮老不惑五十餘年凡所為

文皆與時異故朋友後生稍見師效能似類者有五六人於戲自沈公及二三子皆以正直而無祿位皆以忠信而久貧賤皆以仁讓而至喪亡異於是者顯榮當世誰為辯士吾欲問之天下兵興於今六歲人皆務武斯焉誰嗣已長逝者遺文散失方阻絕者不見近作盡篋中所有總編次之命曰篋中集且欲傳之親故冀其不忘於今凡七人詩二十二首時乾元三年也

樂府古題序

元稹

詩迄於周離騷迄於楚是後詩之流為二十四名賦頌
銘贊文誄箴詩行咏吟題怨歎章篇操引謠謳歌曲詞
調皆詩人六義之餘而作者之旨由操而下八名皆起
於郊祭軍賓吉凶苦樂之際在音聲以度詞審調以節
唱句度短長之數聲韻平上之差莫不由之準度而又
區別其在琴瑟者為操引採民氓者為謳謠備曲度者
總得為之歌曲詞調斯皆由樂以定詞非選詞以配樂
也由詩而下九名皆屬事而作雖題號不同而悉謂之

為詩可也後之審樂者往往采取其詞度為歌曲蓋選詞以配樂非由樂以定詞也而纂撰者由詩而下十七名盡編為樂府等題除饒吹橫吹郊祀清商等詞在樂志者其餘木蘭仲卿四愁七哀之輩亦未必盡播於管絃明矣後之文人達樂者少不復如是配別但遇興紀題往往兼以句讀短長為歌詩之異劉補闕云樂府肇於漢魏按仲尼學文王操伯牙作水仙操齊牧犢作雉朝飛衛女作思歸引則不於漢魏而後始亦以明矣況

自風雅至於樂流莫非諷興當時之事以貽後世之人
沿襲古題唱和重複於文或有短長於義咸為贅腴尚
不如寓意古題刺美見事猶有詩人引古以諷之義焉
曹劉沈鮑之徒時得如此亦復稀少近代惟詩人杜甫
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
無有倚傍余少時與友人白樂天李公垂輩謂是為當
遂不復擬賦古題昨南梁州見進士劉猛李餘各賦古
樂府詩數十首中一二章咸有新意予因選而和之其

有雖用古題全無古義者若出門行不言離別將進酒
特書列女之類是也其或頗同古義全創新詞者則因
家止述軍輸捉捕請先蠲蠶之類是也劉李二子方將
極意於斯文因為粗明古今歌詩同異之旨焉

又玄集序

韋莊

謝玄暉文集盈編止誦澄江之句曹子建詩名冠古唯
吟清夜之篇是知美稼千箱兩岐奚少繁絃九變大獲
殊稀入華林而珠樹非多閱衆籟而紫簫唯一所以擷

芳林下拾翠巖邊沙之汰之始辨辟寒之寶載雕載琢
方成瑚璉之珍故知領下採珠難求十斛管中窺豹但
取一斑自國朝大手名人以至今之作者或百篇之內
時紀一章或全集之中微徵數首但掇其清詞麗句錄
在西齋莫窮其巨派洪瀾任歸東海總其記得者才子
一百五十人誦得者名詩三百首長樂暇日陋巷窮時
聊撼膝以書紳匪攢心而就簡益詩中鼓吹名下笙簧
擊鳬氏之鍾霜清日觀淬雷公之劍影動星津雲間分

合璧之光海上運摩天之翅奪造化而雷雲湧起役鬼神而風雨奔馳但思其食馬留肝徒云染指豈慮其烹魚去乙或至傷鱗自慙乎饕腸易盈非嗜其熊蹯獨美然則律者既採繁者是除何知黑白之鵠強識淄澠之水左太沖十年三賦未必無瑕劉穆之一日百函焉能盡麗是知班張屈宋亦有蕪辭沈謝應劉猶多累句雖遺研可惜而備載斯難亦由執斧伐山止求嘉木挈餅赴海但汲井泉等同於風月烟花各是其植梨橘柚昔

姚合所撰極玄集一卷傳於當代已盡精微今更採其
玄者勒成又玄集三卷記方流而目眩閱麗水而神疲
魚兔雖存筌蹄是棄所以金盤飲露唯採沆瀣之精花
界食珍但享醍醐之味非獨資於短見亦可貽於後昆
採實去華俟諸來者光化三年七月二日前左補闕韋
莊述

唐百家詩選序

宋王安石

安石與宋次道同為三司判官時次道出其家藏唐詩

百餘篇委余擇其嘉者次道因名曰百家詩選廢日力
於此良可悔也雖然欲知唐詩者觀此足矣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九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九十七

明 賀復徵 編

序十七

唐詩品彙序

明 高棟

有唐三百年詩衆體備矣故有近體往體長短篇五七
言律絕句等製莫不興於始成於中流於變而侈之於
終至於聲律興象文詞理致各有品格高下之不同畧

而言之則有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之殊詳而分之貞觀
永徽之時虞魏諸公稍離舊習王楊盧駱因加美麗劉
希夷有閨帷之作上官儀有婉媚之體此初唐之始製
也神龍以還洎開元初陳子昂古風雅正李巨山文章
宿老沈宋之新聲蘇張之大手筆此初唐之漸盛也開
元天寶間則有李翰林之飄逸杜工部之沈鬱孟襄陽
之清雅王右丞之精緻儲光羲之真率王昌齡之聲俊
高適岑參之悲壯李頎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者也

大厯貞元中則有韋蘇州之雅澹劉隨州之閒曠錢郎
之清贍皇甫之沖秀秦公緒之山林李從一之臺閣此
中唐之再盛也下暨元和之際則有柳愚溪之超然復
古韓昌黎之博大其詞張王樂府得其故實元白序事
務在分明與夫李賀盧仝之鬼怪孟郊賈島之饑寒此
晚唐之變也降而開成以後則有杜牧之之豪縱溫飛
卿之綺靡李義山之隱僻許用晦之偶對他若劉滄馬
戴李頻李羣玉輩尚能黽勉氣格埒邁時流此晚唐變

態之極而遺風餘韻猶有存者焉是皆名家擅場馳騁
當世或稱才子或推詩豪或謂五言長城或為律詩龜
鑑或號詩人冠冕或尊海內文宗靡不有精粗邪正長
短高下之不同觀者苟非窮精闡微起神入化玲瓏透
徹之悟則莫能得其門而臻其壺奧矣今試以數十百
篇之詩隱其姓名以示學者須要識得何者為王楊盧
駱又何者為沈宋又何者為陳拾遺又何者為李杜又
何者為孟為儲為二王為高岑為常劉韋柳為韓李張

王元白郊島之製辨盡諸家剖析毫芒方是作者余夙
耽於詩恒欲窺唐人之藩籬首踵其域如墮終南萬疊
間茫然弗知其所往然後左攀右涉晨躋夕覽下上陟
頓進退周旋厯十數年厥中僻蹊通莊高門邃室厯厯
可指數故不自揆竊願偶心前喆採摭羣英芟夷繁蝟
裒成一集以為學唐詩者之門徑載觀諸家選本詳略
不侔英華以類見拘樂府為題所界是皆略於盛唐而
詳於晚唐他如朝英國秀篋中丹陽英靈間氣極玄又

玄詩府詩統三體衆妙等集立意造論各該一端唯近
代襄城楊伯謙氏唐音集頗能別體製之始終審音律
之正變可謂得唐人之徑路矣然而李杜大家不錄岑
劉古調無存張籍王建許渾李商隱律詩載諸正音渤海
高適江寧王昌齡五言稍見遺響每一披讀未嘗不
歎息於斯由是遠覽窮搜審詳取舍以一二大家十數
名家與夫善鳴者殆將數百校其體裁分體從類隨類
定其品目因目別其上下始終正變各立序論以弁其

端爰自貞觀至天祐通得六百二十人共詩五千七百六十九首分為九十卷總題曰唐詩品彙嗚呼唐詩之倡弗傳久矣唐詩之道或時以明誠使吟咏性情之士觀詩以求其人因人以知其時因時以辨其文章之高下詞氣之盛衰本乎始以達其終審其變而歸於正則優游敦厚之教未必無小補云

唐詩分類後序

桑懌

右唐詩分類精選二十卷凡五千餘首四明呂侯尹吉

水時所選將繡梓以廣其傳其子尚清過予西昌之樓
雲軒求一言於後予常注意三百篇而知其意古人之
詩運意而已辭略點綴而意自明往往餘意出於句字
之外如愛召伯則云勿翦其甘棠則見其子孫臣庶其
愛可知如作樂以合祖則曰我客戾止永觀厥成先代
之後有聞樂而感泣則和洽神人又何待言說耶且興
起無情而難接比雖有影而斟酌難類易作者直賦而
已而其言之厚薄又直關於氣化之盛衰如正風正雅

皆作於周之盛時是時詩人皆飲天地之和以發聲故其辭盎然太虛摹畫無迹九罍伐柯諸詩略伸情志其風遂變矧風雅變之之極安得不憤激風雲而氣撼山岳哉就以周公所作論之大明東山之間又自不能無升降矣況其下者乎繼而離騷之作比興略備真有三百篇遺意蓋原之詞本為憂國畏諛鬱抑不平而作又安得不馳騁於變風雅之末流哉如九歌中心不同兮媒勞交不甚兮輕絕最為善語而使原當文武之世茲

言何為而發就使文武之世之詩人當原之世吁嗟騶
虞人之好我示我周行等語又豈可鑿空而妄出哉風
雅變中之變又不可專委之人也自秦而漢去古未遠
五言之作古意猶存如唐山夫人樂章鳴漢之盛與頌
彷彿而靈芝搖蕩等語漢之風雅又日變矣降至魏晉
亂日多而治日少則能詩如曹子建阮嗣宗張茂先陶
淵明輩將何所飲以發和平之音耶大抵三百篇以後
取其詩之上薄風雅當味其意之淺深何如不可專論

其辭之平不平也曾南豐曰自文武而後又千餘年而有太宗之治唐詩之和順清適太宗之治釀之其盛中晚之外又唐業隨之可考也就其中傑出者四家曰陳子昂氏曰李太白氏曰杜少陵氏曰韓昌黎氏間有數詩略存漢魏比興而頗解古人用意發率然一篇數十言中其意不如風雅中之數言則又似唐之制度文為足以凌駕三代而先王之真德實意僅存絲髮也詩可以易觀耶然後世學詩之士多舍四家而他師豈不以

王摩詰劉長卿韋應物之流皆意隨句絕而平順易見
哉詩猶海也三百篇為其蓬島漢魏晉為其弱流而唐
則猶其中之亶夷諸洲學操舟之士至海門而震疊苟
望洲之畔岸心意俱飽更何有希冀者乎呂侯之選此
詩蓋剪其荆棘去其旁岐誘人至止是洲而予伸以是
言又欲過此而往直遡弱流而至蓬島也况我朝治隆
唐虞尚何古之不可復哉侯名炯字文昭以名進士出
為令職政通人和歌謠載道拯物之餘留心文事不易

得云

漢魏詩集序

何景明

夫周末文盛王蹟息而詩亡孔子孟軻氏益嘗慨嘆之
漢興不尚文而詩有古風豈非風氣規模猶有朴略宏
遠者哉繼漢作者於魏為盛然其風斯衰矣晉逮六朝
作者益盛而風益衰其志流其政傾其俗放靡靡乎不
可止也唐詩工詞宋詩談理雖代有作者而漢魏之風
蔑如也國初詩人尚承元習累朝之所開漸格而上至

弘治正德之間盛矣學者一二或談漢魏然非心知其意不能無疑異其間故信而好者少有及之侍御劉君博學于詩而好古不厭乃輯漢魏之作訪羅遺失彙為此編夫文之興于盛世也上倡之其興於衰世也下倡之倡于上則尚一而道行倡于下合者宗疑者沮而卒莫之齊也故志之所向勢之所至時之所趨變化響應其機神哉於戲侍御此編不獨誦說者德其功而其意遠矣

風雅逸篇序

楊慎

風雅逸篇錄中古先秦歌詩也楚鳳魯麟風之逸也堯
衢舜薰雅之逸也載在方冊矣曷以名之逸外三百篇
皆逸也粵稽魯論兩引逸詩侈止兩韻約僅五言後素
昭文何遠興仁聖咨賢焉賢起聖焉於是乎取之以此
具存槩彼其餘豈必無王文譎諫之旨民彝物則之訓
哉惜夫世遠籍湮不能舉其全也然其餘句散見諸書
若二戴禮若春秋內外傳若汲冢沈文若諸子瑣語網

羅放失綴合轂殘尚多有之吐珠於澤誰能不含聖喆
所遺而後人拾以為已寶茲類之謂乎孔子曰詩三百
又曰誦詩三百墨子曰誦詩三百絃詩三百歌詩三百
舞詩三百司馬遷曰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為三百
篇由前言之則太師所職數止此由後言之則今所存
十一千百耳自逸詩外若因事造歌異裁別體若貍首
鷖誦蠶螭龍蛇後代詞人刻意莫追其宛轉附物怡悵
切情蓋不啻驚心動魄一字千金而已若是者雖多所

軼沒而謹其遺者粹之亦奚啻足為更僕之誦哉故錄
首黃帝彈歌至伯夷薇歌為第一卷錄琴操歌謠詞曲
三十一篇為第二卷錄石鼓詩十章為第三卷錄逸詩
篇名斷章存者十篇有句亡篇名者四十餘條為第四
卷錄經傳所載孔子歌辭及諸事涉孔子者廿二篇為
第五卷錄魯衛齊晉鄭宋吳趙成徐秦楚君臣民庶婦
女胥靡俳優襍歌謳操曲誦祝相曲為第六卷第七卷
錄古諺古語古言鄙諺鄙語野語俗語故語民語不恭

之語百五十條為第八卷錄荀卿成相禘辭三章俛詩一章附蘇秦上秦王詩為第九卷錄葛天氏八闋訖于師延滌角有篇目逸其辭存其名義為風雅逸篇十卷終焉錄成有過而問者誚之曰子知富翁好古者乎筆鼎匱珍厥穿穴圖籍繪障貨彼罅裂罄已懷資受市魁嗤子所為嗜古辭者將無類茲吹呖之吟則穿穴也糟粕之拾則罅裂也心力之玩則罄而資依託之售則受若嗤請刊落之其尚有盈辭予投筆而起負序以謝

曰然業已成予不忍廢也予之言予不敢忘則書之以終篋

唐絕增奇序

楊慎

予嘗品唐人之詩樂府本效古體而意反近絕句本自近體而意實遠欲求風雅之彷彿者莫如絕句唐人之所偏長獨至而後人力追莫嗣者也檀場則王江寧驂乘則李彰明偏美則劉中山遺響則杜樊川少陵雖號大家不能兼善一則拘乎對偶二則汨於典故拘則未

成之律詩而非絕體汨則儒生之書袋而乏性情故觀其全集自錦城絲管之外咸無譏焉近世有愛而忘其醜者專取而效之惑矣昔賢彙編唐絕者洪邁混沌無擇岷玉未彰章澗兩泉盛行今世既未發覆於莊語仍復添足於謝箋其餘若伯弼伯謙柯氏高氏得則有矣失亦半之屏居多暇詮擇其尤諸家膾炙不復雷同前人遺珠茲則掇拾以唐詩增奇為標題以神妙能襟分卷帙逃虛町廬聊以自娛跪石之吟下車者誰與

選唐詩序

李攀龍

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陳子昂以其古詩為古詩弗取也七言古詩惟杜子美不失初唐氣格而縱橫有之太白縱橫往往彊弩之末間雜長語英雄欺人耳至如五七言絕句實唐三百年一人蓋以不用意得之即太白亦不自知其所至而工者顧失焉五言律排律諸家緊多佳句七言律體諸家所難王維李頎頗臻其妙即子美篇什雖衆憤焉自放矣作者自苦亦惟天實生

才不盡後之君子本茲集以盡唐詩而唐詩盡於此

詩紀序

汪道昆

北海馮汝言既輯歷代詩紀版之關中坐踔遠而邁之
難且病校者疏而梓者拙也吳琯自新都起拓什二以
張東秦身帥吳俞策歛謝陞江都陸弼分校之名吳工
敦剗剗既告成事莫不精良則王元美序之矣顧貞觀
而下未及也誓將求全屬黃河水首事而湓亡僅得十
有四卷琯手自為集屬二三子校刻如初論其世以為

差悉如高棟所品初則正始盛則正宗大家名家羽翼
為中接武以下為晚于時李本寧方子及為之序是則
唐詩紀云二者將訖工乃質成于不佞不佞故溺修古
雅言稱詩與屬辭通大率祖三百篇宗楚騷漢魏而祧
六代即盛唐具在祊繹與主杜陵顧惟道古為洋洋不
樂近體持論歷十年所居之不疑諒直者不然其言謬
謬而修不佞四序推斥天道則然夏則副瓜冬則椒酒
寒則狐白當暑則締夫人恃瓜葛而將輟寒時宜何有

不佞始改慮而求唐體止于大厯以前乃知狝韋不能
不波寧詎能舉一而廢百既卒業詩紀夫然後睹詩之
全吳生輸獨力而舉羸其有功於詩教何可勝紀夫天
建北辰以為極三垣列宿經之七政緯之觀象明時予
是乎在而恒星萬二千五百可仰而闕不則含譽不名
而宣夜有遺視矣堪輿氏司地習形家言極其致則方
里可布闕廷而堂坊直一杯土耳然必相方隅察源委
明向背審剛柔周覽窮探而後可從圭測不則舉一毛

而失馬體將獻笑于大方故大海稽天三山始壯周盧
環列黃屋始尊何以故得全故也要自九歌二雅延及
齊梁惡可同器自開元迄于季世惡可同牢彼其耳食
而務屬厭焉知正味藉令入大官而為之宰吾其從割
烹者品嘗之六經若在尸饗日用不廢楚騷則朝踐漢
魏則常珍齊梁其餘閣與吾將虛口矣初唐則醴醖盛
唐則粢醞中則醅晚則昔方丈不取盈于一臠九儉不
取足于特豚皆是物也是紀也代必盡人人必盡業殆

將窮宇宙歷歲時周視尚方惟口所適具矣備矣全體
賅矣宋無詩無取也詩之善物庶無遺力矣乎雖然羣
飲江河不過充腹雖有敏者疇能吞雲夢而引明河挹
彼注茲由博反約深于詩者也志之所至詩亦至焉猥
云刪後無詩則是歷年三千天無章而地無紀矣不佞
衰矣寧復能從小子學詩願及崦嵫末光操詩紀以從
事擇其可為典要者表而出之孰近于風則曰緒風孰
近于雅則曰緒雅孰近于頌則曰緒頌如其無當六義

而美愛可傳者亦所不廢則曰緒餘降及輓近二代不可謂虛無人當世斌斌八音萬舞具矣假之暮月庶幾成一家言要之啓疆略地吳生任其勞據上腴而食其毛不佞將享其佚矣諺曰跣則鹿舄則肉吾將負吳生哉

唐詩品彙選釋斷序

屠隆

夫詩由性情生者也詩自三百篇而降作者多矣乃世人往往好稱唐人何也則其所託興者深也非獨其所

託興者深也謂其猶有風人之遺也非獨謂其猶有風人之遺也則其生乎性情者也夫性情有悲有喜要之乎可喜矣五聲有哀有樂和聲能使人歡然而忘愁哀聲能使人悽愴惻惻而不寧然人不獨好和聲亦好哀聲哀聲至于今不廢也其所不廢者可喜也唐人之言繁華綺麗優游清曠盛矣其言邊塞征戍離別窮愁寧感慨沈抑頓挫深長足動人者即悲壯可喜也讀宋而下詩則悶矣其調俗其味短無論哀思即其言愉快讀

之則不快何也三百篇博大博大則詩漢魏詩雄渾雄渾則詩唐人詩婉壯婉壯則詩彼宋而下何為詩道其亡乎廷禮高氏選唐詩品彙其所取博則博矣精未也乃黃觀察公選之加精焉而又為之釋斷然後唐人河嶽之精靈歷百千載如在乎則觀察公之勤奈何可眇小也

唐詩紀序

李維楨

始黃清父輯初唐十六卷無何病卒鄆郡吳孟白以為

未盡一代之業乃同陸無從俞公臨謝少廉諸君傲馮
汝言詩紀紀全唐詩詩某萬某千某百有奇人千三百
有奇名氏若詩闕疑者五十人有奇仙佛神鬼之類為
外集三百人有奇考世里敘本事采評論訂疑誤裨官
野史之說殘篇隻字之遺靡不擴摭合之得若干卷積
年而告成蓋其難哉不佞聞聲音之道與政通世隆則
從而隆世汙則從而汙三百篇不可勝原第言成周周
以勤儉肇基其詩為邠愿而厚詳而中於人情文王文

明柔順化行汝濱江漢其詩為周南召南婉而有致恭而不忒武成之際公旦相之反商政尊周道其詩為雅頌和而正華而實宴然而有深思東周王迹熄其詩為變風變雅若板蕩怒而黍離哀去先民遠矣上下千年汙隆之故瞭然指掌匪詩何觀焉然而以詩論世易以唐詩論唐世難談者曰唐以詩進士童而習之故盛士以詩應舉追趨逐嗜故衰少陵宗工曾不得一第右丞雜伶人而奏技王家于詩品何損也貞觀開元二帝以

豪爽典則先天下詩宜盛而最闇弱者中宗能大振雅道即德文兩朝不及中晚人才樸遯詩宜衰彼元白錢劉柳州姑無論昌黎望若山斗猶且服膺工部供奉而避其光燄何也古者上自人主下至學士大夫以及細民莫不為詩而詩盛衰之機在上後世細民不知詩人主罕言詩僅學士大夫私其緒而詩盛衰之機在下長慶西崑玉臺能為體以自標異而無能使人盡為其體少陵詩盛行乃在革命之代其轉移化導之力詎足望

人主乎則唐與古殊矣樂八音皆詩詩三百皆樂唐人
樂府已非漢魏六朝之舊自郊廟而外時采五七言絕
句長篇中雋語被管絃而歌之代不數人人不數章則
唐與古殊矣六朝以上惟樂府選詩眉目小別大致固
同至唐而益以律絕歌行諸體實不相侔夫一家之言
易工而衆妙之門難兼則唐與古殊矣先王辨論官才
勸懲媿惡于詩焉資其極至于饗神祇而若鳥獸善作
者莫如周公董董可數他皆太史所采稍為潤色春秋

列國卿大夫稱詩觀志大抵述舊而唐一人之詩常數倍于三百篇一切慶弔問遺以充筐篚餽牽用愈濫而趨愈下則唐與古殊矣三百篇刪自仲尼材高而不炫奇學富而不務華漢魏近古十肖二三六朝厭為卑近而求勝於字與句然其才相萬矣故博而傷雅巧而傷質唐人監六朝之弊而劇濯其字句以當於溫柔敦厚之旨然其學相萬矣故變而不化近而易窺要其盛衰可畧而言律體情勝則理才勝則離法嚴而韻詣意貫

而語秀初盛奪千古之幟後無來者絕句不必長才而
可以情勝初盛饒為之中晚固無讓也歌行伸縮由人
即情才俱勝俱不失體中晚人議論多而敦琢疎故無
取焉初盛諸子啜六朝餘瀝為古選不足論子昂應物
復失之形迹之內李杜一二大家故自濯濯要之不越
唐調不敢目以漢魏況三百篇乎漢魏六朝遞變其體
為唐而唐體迄于今自如後唐而詩衰莫如宋有出于
中晚之下後唐而詩盛莫如明無加于初盛之上譬之

水三百篇崑崙也漢魏六朝龍門積石也唐則溟渤尾
閭矣將安所取益乎不佞竊謂今之詩不患不學唐而
患學之太過即事對物情與境合而有言幹之以風骨
文之以丹彩唐詩如是止爾事物情景必求唐人所未
道者而稱之弔詭蒐隱誇新示異過也山林宴遊則興
寄清遠朝饗侍從則制存莊麗邊塞征伐則悽惋悲壯
睽離患難則沈痛感慨緣機觸變各適其宜唐人之妙
以此今懼其格之卑也而偏求之於悽惋悲壯沈痛感

慨過也律體出而才下者沿襲為應酬之具才偏者馳騁為誇詡之資而選古幾廢矣好大者復諱其短強其所未至而務收各家之長撮諸體之勝攬擷多而精華少摹擬勤而本真漓是皆不善學唐者也嗚呼繇三百篇以來得失之林較然甚著孟子暨諸君子會萃斯編其取精多而用物弘矣儻以不佞言能窺一斑否

詩歸序

鍾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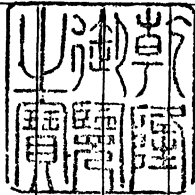
選古人詩而命曰詩歸非謂古人之詩以吾所選為歸

庶幾見吾所選者以古人為歸也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後人之心目使其心目有所止焉如是而已矣昭明選古詩人遂以其所選者為古詩因而名古詩曰選體唐人之古詩曰唐選嗚呼非惟古詩亡幾併古詩之名而亡之矣何者人歸之也選者之權力能使人歸又能使古詩之名與實俱徇之吾其敢易言選哉嘗試論之詩文氣運不能不代趨而下而作詩者之意興慮無不代求其高高者取異于途徑耳夫途徑者不能不異者也

然其變有窮也精神者不能不同者也然其變無窮也操其有窮者以求變而欲以其異與氣運爭吾以為能為異而終不能為高其究途徑窮而異者與之俱窮不亦愈勞而愈遠乎此不求古人真詩之過也今非無學古者大約取古人之極膚極狹極熟便于口手者以為古人在是使捷者矯之必于古人外自為一人之詩以為異要其異又皆同乎古人之險且僻者不則其俚者也則何以服學古者之心無以服其心而又堅其說以

告人曰千變萬化不出古人問其所為古人則又向之
極膚極狹極熟者也世真不知有古人矣惺與同邑譚
子元春憂之內省諸心不敢先有所謂學古不學古者
而第求古人真詩所在真詩者精神所為也察其幽情
單緒孤行靜寄于喧雜之中而乃以其虛懷定力獨往
冥遊於寥廓之外如訪者之幾于一逢求者之幸于一
愜入者之欣于一至不敢謂吾之說非即向者千變萬
化不出古人之說而特不敢以膚者狹者熟者塞之也

書成自古逸至隋凡十五卷曰古詩歸初唐五卷盛唐
十九卷中唐八卷晚唐四卷凡三十六卷曰唐詩歸取
而覆之見古人詩久傳者反若今人新作詩見已所評
古人語如看他人語倉卒中古今人我心目為之一易
而茫無所止者其故何也正與吾古人之精神遠近前
後于此中而若使人不得有所止者也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九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

二百九十八至
三百一

詳校官中書臣實汝翼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錄監生臣張元任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九十八

明 賀復徵 編

序十八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唐 韓愈

韋侯昔以考功副郎守盛山人謂韋侯美士考功顯曹
盛山僻郡奪所宜處納之惡地以枉其材韋侯將怨且
不釋矣或曰不然夫得利則躍躍以喜不利則戚戚以

泣若不可生者豈韋侯之謂哉韋侯讀六藝之文以探
周公孔子之意又妙能為辭章可謂儒者夫儒者之於
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堤以
障屋雷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日其翫
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
況一不快於考功盛山一出入息之間哉未幾果有以
韋侯所為十二詩遺余者其意方且以入谿谷上巖石
追逐雲月不足日為事讀而歌詠之令人欲棄百事往

而與之游不知其出于巴東以屬胸臆也于時應而和者凡十人及此年韋侯為中書舍人侍講六經禁中和者通州元司馬為宰相洋州許使君為京兆忠州白使君為中書舍人李使君為諫議大夫黔府嚴中丞為秘書監溫司馬為起居舍人皆集閣下於是盛山十二詩與其和者大行於時聯為大卷家有之焉慕而為者將日益多則分為別卷韋侯俾余題其首

荆潭唱和詩序

韓愈

從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和詩者愈既受以卒業因仰而
言曰夫和平之音淡泊而愁思之聲要妙謹愉之辭難
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發於羈旅草
野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
為今僕射裴公開鎮蠻荆統郡惟九常侍楊公領湖之
南壤地二千里德刑之政并勤爵祿之報兩崇乃能存
志乎詩書寓辭乎詠歌往復循環有唱斯和搜奇抉怪
雕鏤文字與韋布里閭憔悴專一之士較其毫釐分寸

鏗鏘發金石幽眇感鬼神信所謂材全而能鉅者也兩
府之從事與部屬之吏屬而和之苟在編者咸可觀也
宜乎施諸樂章記諸冊書從事曰子之言是也告於公
書以為荆潭唱和詩序

石鼎聯句詩序

韓愈

元和七年十二月四日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自衡下來
舊與劉師服進士衡湘中相識將過太白知師服在京
夜抵其居宿有校書郎侯喜新有能詩聲夜與劉說詩

彌明在其側貌極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
楚語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軒衣張眉指爐中石鼎謂
喜曰子云能詩能與我共賦此乎劉往見衡湘間人說
云年九十餘矣解捕逐鬼物拘囚蛟螭虎豹不知其實
能否也見其老頗貌敬之不知其有文也聞此說大喜
即援筆題其首兩句次傳於喜喜踴躍即綴其下云云
道士啞然笑曰子詩如是而已乎即袖手竦肩倚北牆
坐謂劉曰吾不解世俗書子為我書因高吟曰龍頭縮

菌蠢豕腹漲彭亨初不似經意詩旨有似譏喜二子相
顧慙駭欲以多窮之即又為而傳之喜喜思益苦務欲
壓道士每營度欲出口吻聲鳴益悲操筆欲書將下復
止竟亦不能奇也畢即傳道士道士高踞大唱曰劉把
筆吾詩云云其不用意而功益奇不可附說語皆侵劉
侯喜益忌之劉與侯皆已賦十餘韻彌明應之如響皆
穎脫含譏諷夜盡三更二子思竭不能續因起謝曰尊
師非世人也某伏矣願為弟子不敢更論詩道士奮曰

不然章不可以不成也又謂劉曰把筆來吾與汝就之
即又唱出四十字為八句書訖使讀畢謂二子曰章不
已就乎二子齊應曰就矣道士曰此皆不足與語此寧
為文邪吾就子所能而作耳非吾之所學於師而能者
也吾所能者子皆不足以聞也獨文乎哉吾語亦不當
聞也吾閉口矣二子大懼皆起立牀下拜曰不敢他有
問也願聞一言而已先生稱吾不解人間書敢問解何
書請聞此而已道士寂然若無聞也累問不應二子不

自得即退就座道士倚牆睡鼻息如雷鳴二子怛然失色不敢喘斯須曙鼓鼙鼙二子亦困遂坐睡及覺日已上驚顧覓道士不見即問童奴奴曰天且明道士起出門若將便旋然奴怪久不返即出到門覓無有也二子驚惋自責若有失者間遂詣余言余不能識其何道士也嘗聞有隱君子彌明豈其人耶韓愈序

董氏武陵集序

劉禹錫

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馳可以役萬景工於詩者能之風

雅體變而興同古今調殊而理冥達於詩者能之工生
於才達生於明二者還相為用而後詩道備矣予嘗執
斯評為公是且衡而度之誠懸乎心默揣羣才鈞銖尋
尺隨限而盡如是所閱者百態一旦得董生之詞杳如
搏翠屏浮層瀾視聽所遇非風塵間物亦猶明金粹羽
得于遐裔雖欲勿寶可乎生名挺字庶中幼嗜屬詩晚
而不衰心源為爐筆端為炭鍛鍊元本雕礪羣形糾紛
舛錯逐意奔走因故沿濁協為新聲嘗所與游皆青雲

之士聞名如廬杜高韻如包李迭以章句揚于當時末
路寡徒值余歡甚因相謂曰閒身以廷尉屬為荊州從
事移病罷去幽卧于武陵迄今四年言未信于世道不
施于人寓其性懷播為吟咏時復發笥紛然盈前凡五
十篇因地為目吾子常號知我曷表而志之為生羽翼
予不得讓而著于篇因系之曰詩者其文章之蘊邪義
得而言喪故微而難能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千里
之繆不容秋毫非有的然之姿可使戶曉必俟知者然

後鼓行於時自建安距永明已還詞人比肩唱和相發
有以朔風零雨高視天下蟬噪鳥鳴蔚在史策國朝因
之粲然復興由篇章以躋貴仕者相踵而起兵興已還
右武尚功公卿大夫以憂濟為任不暇器人於文什之
間故其風寢息樂府協律不能足新詞以度曲規諷之
職寡寂無紀則董生之貧卧于裔土也其不得于時者
歟其不試故藝者歟

有所恨詩序

歐陽詹

有所恨由故人馬紳死而興也予待試京師六年與馬
生相知者四秋性與情相合也衣與食相同也予及第
歸覲故園自別來無憶不至於襟懷無想不至於姿容
願一促膝慙如也昨既至止馬生且疾巫者忌以見人
曰不見即愈見即害遂忍即見庶以求見忍者五日馬
生云亡噫故人也昔越萬里猶求見焉惑于一言蔽乎
一垣而死生以之死生之道千秋之離也五日之面半
旬之歡也奈何半旬之歡不就而卒甘千秋之離一恨

也又與生別操執都門生脫紫羅半臂曰即日相去秦
吳聊以為憶予貧也素乏衣服不暇藏篋笥聯緜在身
二年間同敝帛以棄所以新而輕著故而不留者予實
未衰焉其方少爾斯日日相與也所留何止在茲乎今
人既往所贈又造次而亡之二恨也申二恨為有所恨
二章云

李賀集序

杜牧

大和五年十月中半夜時舍外有疾呼傳緘書者某曰

必有異亟取火來及發之果集賢學士沈公子明書一通曰吾亡友李賀元和中義愛甚厚日夕相與起居飲食賀且死嘗授我平生所著詩歌雜為四編凡千首數年來東西南北良為已失去今夕醉解不復得寐即閱理篋帙忽得賀詩前所授我者思理往事凡與賀話言嬉遊一處所一物候一日夕一觴一飯顯顯焉無有忘棄者不覺出涕賀復無家產子弟得以給養卹問常恨想其人詠其言止矣子厚於我與我為賀集序盡道其

所來由亦少解我意某其夕不果以書道不可明日就公謝且曰世為賀才絕出前讓居數日某深惟公曰公於詩為深妙奇博且復盡知賀之得失短長今實敘賀不讓必不能當君意如何復就謝極道所不敢敘賀公曰子固若是是當慢我某因不敢辭勉為賀敘然某甚慙皇諸孫賀字長吉元和中韓吏部亦頗道其歌詩雲烟綿聯不足為其態也水之迢迢不足為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為其和也秋之明潔不足為其格也風檣陣

馬不足為其勇也瓦官篆鼎不足為其古也時花美女
不足為其色也荒國侈殿梗莽丘壠不足為其恨怨悲
愁也鯨呿鼉擲牛鬼蛇神不足為其虛荒誕幻也蓋騷
之苗裔理雖不及辭或過之騷有感怨刺懟言及君臣
理亂時有以激發人意乃賀所為無得有是賀能探尋
前事所以深嘆恨古今未嘗經道者如金銅仙人辭漢
歌補梁庾肩吾宮體謠求取情狀離絕遠去筆墨畦徑
間亦殊不能知之賀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曰使賀且

未死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賀死後凡十某年京兆
杜牧為其序

七愛詩序

皮日休

皮子之志常以真純自許每謂立大化者必有真相以
房杜為真相焉定大亂者必有真將以李太尉為真將
焉傲大君者必有真隱以盧徵君為真隱焉鎮澆俗者
必有真吏以元魯山為真吏焉負逸氣者必有真放以
李翰林為真放焉為名臣者必有真才以白太傅為真

才焉嗚呼吾之道時耶行其事也在乎愛忠矣不時耶
行其事也亦在乎愛忠矣苟有心歌詠者豈徒然哉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九十八